

第一章 暴露女兒身

許長安醒過來的時候，腦袋昏昏沉沉，胸口也痛得厲害。

先前的記憶如走馬燈般在腦海裡一一閃現，熱鬧的人群、寒光鋠亮的匕首、毫無所覺的父親……

她想起來了，當時看到有人持匕首刺向父親，情急之下，她一把將父親推開，自己卻沒能成功躲過，她被刺中胸口，當即血流如注。

後來的事情，她記不太清了，只恍惚記得，意識朦朧之際，父親又驚又怒，焦急萬分，取出隨身帶的金瘡藥要給她治傷……

許長安心中一凜，那把匕首雖然沒有刺中她的心臟，可也在胸口附近，父親給她治傷，那她的祕密……

她一個激靈，猛然睜開了眼睛，映入眼中的是熟悉的淡青色床幔，這是在她的房內。

她以手撐床，試圖坐起身，卻不料牽動傷口，劇痛襲來，她冷汗涔涔，倒抽了一口冷氣，這動靜驚動了房內守著的人。

「少……小姐，您醒啦？」

耳畔傳來一個女子聲音，有點陌生，不是宋嬾嬾，也不是青黛，倒像是前院的丁香，但此刻，許長安已經無暇在意這些細節，她耳旁反覆迴響的是那個稱呼——小姐。

這是一個很普通的稱呼，卻足以讓她心驚肉跳。

她剛一出生就被母親假作男兒，連親生父親都不知道她其實是女兒身，十五年來，府中上上下下皆稱呼她為「少爺」，被叫做「小姐」還是人生中頭一遭。

很顯然，她的祕密被發現了。

許長安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，她穩了穩心神，仍舊躺著，輕聲問：「我爹呢？」

「小姐您昏迷不醒，老爺可擔心了。一個時辰前，衙門來人說歹徒招了，請老爺過去一趟，老爺就先過去了。」丁香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道：「奴婢丁香奉老爺之命來照顧小姐。小姐有什麼吩咐，讓奴婢去做就是。」

聽完第一句話，許長安略微鬆一口氣。如果丁香所言屬實，那麼說明情況還不算太壞。

也是，不管怎麼說，她都是父親唯一的骨肉，況且這次她是因他而受傷，他縱然生氣，也不至於一點情分都不念。

十多年來，許長安不止一次想過，被發現是女兒身會怎樣？沒想到這一天竟然來的這麼早。罷了，事已至此，多想無益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了，何況當時的情況，她也沒有其他選擇。

初時的驚慌、懊惱退去，許長安心內漸漸平靜，她在丁香的服侍下喝了藥後，又重新睡去。

或許是心中懸著多年的大石驟然落下，也或許是湯藥的作用，雖然前路不明，她依然睡得極沉。

許長安再次睜開眼時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房間裡有些黯淡，只有昏黃的燈光流瀉開來，顯然已是夜裡。

手臂因為久睡而酸麻，許長安剛一抬手，就聽到父親隱含薄怒的聲音，「妳不會好好躺著嗎？剛一醒就亂動，還嫌妳的傷不夠重是不是？」

許長安眼皮狠狠跳了一下，微微轉頭，看向不遠處的父親。

燈光將他的身影拉得長長的，他背著光站在那裡，面色沉沉，一臉愠怒，讓她不自覺地憶起幼時被父親責罰的情景。

她心念微轉，喊了一聲，「爹？」

此時的她，甚至刻意放棄了長久以來在聲音方面的偽裝。

許敬業掃了一眼臉色蒼白的女兒。

是的，女兒。他養了十五年的兒子，突然變成了女兒，一想到這裡，他滿腔的心酸憤怒幾乎要噴薄而出。

他膝下只這一子，聰明伶俐，在學醫上的天賦遠勝於他，短短兩三年，就將許家的產業壯大了不少，人人誇他有福氣，生了個好兒子。他嘴上謙虛，心中著實頗為得意，然而現在卻驟然得知，他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兒子，居然是個姑娘！

許敬業雙手負後，在房內踱來踱去，試圖壓下種種情緒，可他終究還是克制不住，冷聲喝問：「長安，妳就沒什麼要跟我說的？」

多年父子，許長安心下明白父親問的究竟是什麼事，這麼大的事情，她的確需要給父親一個交代，但她並未立刻解釋，而是略微抬了頭，道——

「爹，那歹徒沒傷著您吧？」她一臉擔憂之色，語氣盡是關切之情。

女兒這話一說出口，許敬業深吸了一口氣，滿腹的怒意也不好再對著女兒發作了。她受了傷，虛弱地躺在床上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他的緣故。

當時的情景，他現在回想起來仍是歷歷在目。

昨日是藥王誕，他們父子和杏林人士一起在城西藥王廟祭祀，不知怎麼，突然闖進來一個人拿著匕首就刺向他，兒子一把將他推開，自己不小心被刺傷。

他手忙腳亂地要替昏迷的兒子裹傷，可解開衣襟後，卻看到其胸口綁著層層疊疊的白布，這不是最稀奇的，最稀奇的是，儘管用白布遮掩，也能隱約看出起伏。

許敬業當時就懵了，只覺得全身的血液都沖進了大腦，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怎麼會是這樣呢？這根本就不是男子的身體啊。

許敬業自己醫術平平，可參加藥王誕的不乏杏林高手，一號脈，也就驗證了許長安的女兒身。

想到女兒受傷的緣由，許敬業臉色略微和緩了一些，卻仍沒好氣地道：「我沒事。我說的不是這個！我來問妳，妳明明是女子，為什麼要從小扮作男兒？」

許長安眼瞼微垂，心知這個問題是避不過去的，她微微笑了笑，「爹，您忘了嗎？我從出生起，就是這樣了啊。」

母親高氏還在世時曾對她講過，懷她時，年近而立的父親正以無子為由要納妾，甚至連人選都已考慮好了，只等妻子點頭就抬進門。

母親性子要強，不願丈夫納小，因此女兒一出生就買通產婆，謊稱生了個兒子，斷絕丈夫納妾的心思。

許敬業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，原本這樣的謊言很好識破，朝夕相處還能辨不出孩子是男是女嗎？

可偏偏他們這樣的人家，孩子年幼時，有母親和乳母照顧，他這做父親的，來了興致逗弄一下就算得上慈愛了，更何況他納妾的計畫落空，有負佳人，心中不快，對妻兒冷淡了一些時日，還是兒子稍大幾歲後，他才逐漸生出慈父情懷，若非如此，他也不會十多年來一直被蒙在鼓裡。

此刻看著女兒，許敬業暗罵自己糊塗，她雖然身量頗高，但身形纖細、皮膚白晳、柳眉長睫、杏目紅唇，分明是個美貌的姑娘，他是瞎到什麼地步才會以為這是兒子，只是長得過分秀美而已？

回想起過去十多年對「兒子」寄予厚望，許敬業怨自己糊塗的同時也恨妻女的欺瞞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冷笑一聲，「行，就當是妳小時候不懂事，可妳自小學醫，難道分不清男女嗎？為什麼要跟著妳娘一起騙我？」

不等女兒回答，他就繼續喝問：「就算妳是為了孝道，不得不聽妳娘的話，那妳娘過世以後呢？妳怎麼還一直瞞著？」

他胸中怒火翻騰，最惱恨的就是這一點。妻子高氏在五年前因病去世，如果那個時候女兒告訴他真相，他立刻續弦納妾，未必就生不出兒子來，可惜他四年前失足落馬，傷了身體，只怕這輩子都不可能再有子嗣了。

為什麼不告訴父親真相呢？

這個問題許長安也想過，幼年時，是因為母親的叮囑。母親淚眼婆娑，說等生下弟弟，有了倚仗，就恢復她的女兒身，可惜直到母親病逝，都沒能再生下一兒半女。

在母親去世後她依舊選擇隱瞞，則是有她自己的考量，她是金藥堂的少東家，自幼學醫認藥，年紀稍長就跟著坐堂看診，外出收帳。

這是男子身分賦予她的權利，她不想像表妹那樣，每日待在閨閣之中，只能與女兒經為伴。

曾經見過海洋，她又豈肯再回到池塘裡去？

如果不是在藥王廟的意外，她更願意一直以男子的身分生活下去，只是父親有性命危險，她來不及思考太多，也沒想到會因此暴露身分。

此刻父親問起，許長安只低聲說了一句，「我不想爹爹生氣。」

見父親在氣頭上，她心裡隱隱有了應對方向：不吵不鬧，暫時示弱。畢竟是骨肉至親，縱然父親再生氣，也不會真將她怎樣。

「難道我現在知道就不會生氣了嗎？」許敬業陡然提高了聲音，眼睛通紅，他驀地抬拳，「砰」的一聲，狠狠砸在床欄上。

床欄晃動，許長安睫羽低垂，輕咳出聲，蒼白的臉頰因咳嗽而變得通紅。

「妳……」許敬業揚起右手卻又頹然垂下，高漲的怒火無處發洩，女兒因他而受

傷，而高氏早就長眠於地下了，可他又著實委屈憤慨，「是我糊塗，我連個兒子都沒有，將來有何面目去見列祖列宗……」

「爹——」許長安長眉微蹙，她強忍著胸口的疼痛，一字一字道：「您還有我。」男子能做的事情，她一樣可以做到。

「妳？」許敬業的視線在女兒身上停留了一瞬，那句「妳有什麼用」幾乎要脫口而出，可是看到女兒蒼白的面頰、微紅的眼睛，他把已到嘴邊的話語強行壓了下去。

不管怎麼說，女兒都捨命救了他，縱然胸中憤懣，他也不能在這個時候說這樣直白傷人的話，那顯得他太薄情寡義了一些。

可他心裡又怎麼能不惱火？

良久，許敬業緩緩閉上雙目，感歎一句，「妳要是兒子該多好……」

他滿是遺憾的話語讓許長安心裡一酸，失落之餘又覺得不甘。她抿了抿唇，神色認真而堅定，「爹，如果您願意，可以繼續把我當兒子看，以前怎麼樣，以後還怎麼樣。」

「以前怎麼樣，以後還怎麼樣？」許敬業重複了一遍她的話，彷彿聽到了什麼笑話一般，竟笑出聲來，「難道我還能把這金藥堂繼續交到妳手裡？」

金藥堂許家，以製藥為主，已有上百年歷史，向來傳男不傳女，傳子不傳婿。許敬業自小厭惡藥的氣味，不肯學醫，不過他是家中次子，自有長兄繼承衣鉢，他不想學也沒人逼他，他自己樂得逍遙。

可惜後來長兄去世，沒有男丁，他二十多歲上不得不半路學醫，奈何天賦有限，他也實在沒興趣，只能費力經營藥鋪，勉強維持著祖上榮光。

所幸他有個好「兒子」，天賦不錯，又勤奮好學，小小年紀就遠勝於他，自十三歲起，「兒子」就開始幫他打理金藥堂，短短兩年內扭虧為盈，還在去年時疫中建議他為窮苦百姓贈藥，使得金藥堂許家的名頭更加響亮。

許敬業喜不自勝，對「兒子」越發親厚，他心裡清楚，如果不是有這個「兒子」，僅憑他的本事，或許能參加藥王誕，但絕不可能上第一炷香。

可這麼好的兒子，怎麼偏偏是個女兒呢？

「兒子」以前有多得他心，現在就有多讓他失望。

在他看來，所謂的聰明勤奮、孝順體貼，甚至是生死關頭的以命相護，都只是錦上添花，在「不是兒子」這個前提下，所有的一切都變得微不足道。

父親的笑聲苦澀而淒涼，他最後一句話混在笑聲裡，許長安沒聽清，微微蹙起了眉，「爹？」

許敬業回過神來，稍微提高聲音，語氣不自覺變得刻薄，「把妳當兒子看？怎麼當？讓妳繼續打理金藥堂嗎？」

許長安輕輕搓了搓發涼的手心，只當沒聽出父親話裡暗含的譏諷。她認真地看著父親，「為什麼不可以？爹應該也知道，行醫製藥，打理家業，我不比誰差。」她下意識收起暫時示弱的心思，儘管此刻身體虛弱，聲音不高，仍說的極為清晰。不同於許敬業被逼無奈半路學醫，許長安從小就喜歡醫術，自有記憶開始，她就

在為此努力，她相信自己能做好，絕不會墮了許家的名頭。

許敬業當然知道她能做好，可那又怎麼樣呢？女兒就是女兒，怎麼也變不成兒子。不過此刻顯然不是爭論的好時機，也沒有了再爭論的必要，跟她一個姑娘家有什麼好爭的？他不接女兒的話，只盯著油燈跳動的火苗出了會神，哂然一笑，半晌方道：「妳好好歇著吧，我改天再來看妳。」

見父親抬腳欲走，許長安忽地想起一事，「爹，宋嬾嬾和青黛……」

這母女二人是母親高氏留給她的，一直服侍她飲食起居，也是在此次事件之前，為數不多知道她身分祕密的人。

她受傷後就沒見過她們，連伺候的丫鬟都換人了，說不擔心是假的。

許敬業腳步微頓，「妳放心，我沒把她們怎麼樣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就讓她們過來。」說罷，他轉身離去，不再看女兒一眼。

知道宋嬾嬾和青黛無事，許長安稍微放下心來。

父親走後，房間恢復了安靜，望著油燈跳動的火苗，她內心深處忽地湧上一陣涼意。

明明是四月底，可她卻覺得，不止是手心，她四肢百骸都有些發冷。

她這次受傷不輕，又是在胸口，甚至還昏迷了一段時間，然而父親除了在她剛醒來時，那句似乎是擔心她牽動傷口的話語之外，再無半分問及她的傷勢，彷彿父親的眼裡只能看到一件事——她不是兒子。

許長安闔上雙目，許多舊事不由自主地浮上心頭。

從記事起，父親對她就表現得非常看重，等她漸漸展現出在學醫製藥方面的興趣後，父親更是恨不得把所有一切好東西都捧到她面前，往日裡她稍微有點頭疼腦熱，父親就噓寒問暖關切不已。

一夕之間，父親態度大變，還真讓她有些難受。

她原以為，知道她的祕密後，父親固然生氣，但見她受傷，父親應該是擔心難過多於憤怒責怪的，沒想到事實跟她想像中有著不小的出入。

許長安自我安慰，別急，總得給父親一個接受的過程，兒子忽然變成女兒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欣然接受的，可能他只是在氣頭上，等過些時日就好了，他們畢竟是骨肉至親。

夜還很長，許長安沒再睡著，只靜靜地躺著，不知不覺竟挨到了天亮。

陽光透過窗櫺照進房間，桌上的油燈早就滅了。

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緊接著宋嬾嬾和青黛的身影一前一後出現在門口。

「可憐的少爺啊，您還好吧？傷得重不重？大夫怎麼說啊？」還沒到床前，宋嬾嬾就先紅了眼眶，想上前查看其傷勢，又怕不小心傷到她。

「我沒事。」許長安不想讓她們擔心，笑了笑，溫言寬慰，「看著嚴重，但沒刺中要害。」

青黛明顯不信，小聲嘀咕，「還說沒事，我都看到了，流了好多血呢。」

她在「少爺」身邊多年，還是第一次看到她昏迷不醒、衣襟上沾滿鮮血。

「確實流血了，可我自己就是學醫的，有沒有事，我還不清楚嗎？」許長安笑著

轉了話題，「倒是妳們，我爹沒為難妳們吧？」

宋嬾嬾搖了搖頭，「沒有。當時情況亂糟糟的，老爺讓人把我們關進柴房，說是得了空親自審問，興許是他事情多，就把這事忘了，關到今兒早上，就放我們出來了。」

至於她們兩天水米未進，直到今天早晨才吃上一頓飽飯的事，就沒必要告訴主子了。

許長安見她們雖容色憔悴，精神倒還不錯，身上的衣衫也都乾淨整潔，不像是受了折磨的樣子。她點一點頭，不再細問，由青黛幫著潔面漱口。

因為身上有傷的緣故，廚房準備的早餐格外清淡，許長安動作不便，在青黛的幫助下，用了半碗粥就吃不下了。

宋嬾嬾一直在旁邊看著，適時地遞上帕子，憂心忡忡地問：「少爺，您以後可怎麼辦啊？」

許長安擦拭了一下唇角，放下帕子，道：「什麼怎麼辦？」

「大傢伙兒都知道了您是個姑娘，也知道您以前整天跟男人打交道，將來說親……」

對於宋嬾嬾的擔憂，許長安莫名地不太喜歡，她長眉微蹙，不願繼續這個話題，淡淡地道：「先養傷吧，旁的事情以後再說。」

她素來待下隨和，但畢竟做了幾年金藥堂的少東家，臉上不做表情時也頗有幾分威嚴。

宋嬾嬾瞧著她的神色，動了動唇，不再說話。

青黛連連點頭，「對，是得先把傷養好。」

說來也是許長安運氣好，一則匕首刺偏了少許；二則她為掩飾女子身分，在胸前遮擋了好幾層，所以傷勢雖然嚴重，萬幸沒有危及性命；三則她在藥王廟受傷，當日在場之人皆是參與藥王誕祭的杏林人士，止血及時，金藥堂的金瘡藥又靈驗，熬過最危險的那段時間後，餘下的只需好生靜養了。

於是接下來的日子裡，許長安乾脆臥床養傷，她每天按時用藥，悉心調養，傷勢也逐漸好轉起來。

「改天」這個辭極其玄妙，自這天以後，許長安連續數日都不曾再見到父親，她還是從青黛口中得知，他外出散心了。

許長安正用湯匙緩緩攪動著面前的湯藥，試圖讓其冷卻的快一些，聞言，她下意識抬頭，「外出散心？」

青黛點頭，「嗯，前院的丁香是這麼說的，都出門好幾天了。」

許長安停下手裡的動作，她垂下眼眸，長長的睫羽在臉上投覆下一片陰影，「好幾天了啊……」居然連告訴她一聲都不曾。

大約是察覺到了她的不快，青黛小聲道：「少……小姐不要擔心，父母和子女之間哪有隔夜仇呢？老爺現在只怕還在氣頭上，等他回來就好了。」

許長安端起藥碗一飲而盡，苦澀在口腔中瀰漫開來。

她喝了一盞茶，又將一塊蜜餞放入口中，甘甜很快取代了藥味。她擦拭了一下唇角，緩緩說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進入五月之後，天越發熱了，院中的花木也更加蔥蘢茂盛。

許長安經過調養，傷勢漸漸好轉，能下床走動了，她嫌房中憋悶，乾脆到院子裡散步。

青黛擔心她的傷勢，緊隨其後。

午後靜悄悄的，蟬在樹上高聲叫著，那隻三個月大的狸花貓團著身子臥在樹下，白乎乎的肚皮向外翻著，發出陣陣鼾聲。

待她們走近，狸花貓懶洋洋地抬頭瞧了一眼，繼續呼呼大睡。

許長安覺得有趣，便停下腳步細看。

她自受傷以來，鮮少有這樣輕鬆閒適的時刻，聽著細小的呼嚕聲，整個人彷彿都放鬆下來，透著別樣的輕快。

青黛見小姐感興趣，正要湊趣介紹，忽聽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，與之相伴的，還有說話的聲音。

「王嫂子，妳好大的膽子啊，連給大少爺的東西都敢以次充好，妳不怕老爺責怪？」

許家在湘城雖不算十分富裕，可也是殷實人家，有幾個店鋪，在城外也有數十畝良田，家中蓄養了一、二十個下人。

青黛一聽就知道這是王嫂子和秦嬸，她待要出聲詢問所謂的「以次充好」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卻被小姐用眼神制止了。

許長安輕輕擺手，示意她莫出聲。

青黛聽話，暗暗點一點頭。

主僕二人都沒有立刻現身，而是繼續站在樹後，任由鬱鬱蔥蔥的花木將身形遮擋得嚴嚴實實。

「還大少爺呢！她算哪門子的大少爺啊，妳真以為老爺會替她做主？」王嫂子顯然沒想到花木後面有人，「妳一點兒都沒聽說嗎？」

「聽說什麼？」秦嬸不解。

王嫂子撇了撇嘴，「她不是大少爺，是個女的。」

「妳說這個啊，這誰不知道？」秦嬸停頓了一下，「外面都傳開了，說大小姐生下來身子骨不好，算命的說，須得當成是男子來教養才能長大成人，所以才一直隱瞞身分……」

青黛暗自琢磨，心想，外面人這麼傳也行，用算命的做藉口，聽起來也算合情合理。

然而下一瞬，她就聽到王嫂子笑了一聲，異常篤定地道：「這妳也信？都是騙人的！妳也不想想，要真是因為算命先生的話，老爺會這麼生氣？」

秦嬸不太相信，「騙人的？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這妳就不知道了吧？先頭太太善妒，不想讓老爺納妾，明明生了個女兒，偏說

是兒子，連老爺都被瞞得死死的。妳說，妳要是老爺，被騙了十幾年，連個兒子都沒有，妳氣不氣？沒打她都算寬宏大量了，還會讓她繼續在家裡擺少爺的譜……」

聽王嫂子越說越不像話，青黛心內焦急，打算出言喝止，她下意識看向身旁的小姐，只見其靜靜站著，白淨的臉龐上一丁點表情都沒有。

外面的對話還在繼續。

秦嬸壓低聲音道：「王嫂子，不要亂說！」

「這可不是亂說，我家那口子整天跟著老爺，他聽得真真的。要不是她還在養傷，老爺早就一副嫁妝把她打發出去了。妳以為老爺為什麼急急忙忙出門，連端午都不在家裡過？還不是因為不想看見她？但凡有一丁點在意，為人父母的，誰會撇下快死了的孩子，自己出門散心？」

這話戳中了許長安心裡的痛處，她眸光輕閃，眼神晦暗不明。

青黛飛快地瞧了小姐一眼，甚是懊悔，她該早些站出來打斷的，再聽下去，不知對方還要再說出什麼不該說的話來。

她不再遲疑，快步從花木後閃出來，低喝一聲，「住口！胡說八道什麼？誰允許妳們亂嚼舌根的！」

她突然出聲，正交談的兩人嚇了一跳，認出是「大少爺」房裡的青黛後，王嫂子臉上的慌亂一閃而過，取而代之的是明晃晃的輕視，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大少爺房裡的紅人。」

「大少爺」三個字念得極重，諷刺意味不言而喻。

青黛漲紅了臉，她跟這個王嫂子有些不對盤，昔日小姐還是「大少爺」時，王嫂子曾想把女兒送到少爺房裡，特意來找她說情，但她想到小姐身分特殊，用不著太多人，便沒回稟小姐，直接尋了個理由就給拒絕了。

那時王嫂子除了遺憾也沒說什麼，見了她依舊親熱客氣，可近來小姐身分一變，對方儼然換了一副嘴臉，一見她就陰陽怪氣，今日竟然還在背後編排起小姐了。秦嬸看著不對，忙使眼色、做手勢，伸手拉了拉王嫂子的衣袖，「別說了。」

王嫂子掙開她的手，道：「妳怕她幹什麼？還當她是副小姐呢，別說是她，就算是她主子站在我面前……」

「妳——」青黛又氣又委屈。

「我站在妳面前，妳待如何？」許長安略顯清冷的聲音驀地響起。

青黛心裡一喜，只見許長安自樹後緩步走出。

許家上上下下都知道了她是女子，可府裡並未給她準備女裝，此刻的她，仍然穿著一身青衫，頭髮縮起，做男子裝扮。

她靜靜地站著，身形瘦削卻筆直如松，臉色因為傷勢未癒的緣故略顯蒼白，但這絲毫無損於她的容貌氣勢，彷彿她仍是許家地位尊崇的少東家。

驟然看到討論了許久的人出現在自己面前，秦嬸本欲稱呼一聲「大小姐」，但不知怎麼竟脫口而出，「大少爺！」

王嫂子更是變了臉色，方才精神十足，此刻竟覺得腿軟，等她反應過來時，已雙

膝著地，「大、大少爺……」

許長安眼皮微動，輕笑一聲，涼涼地道：「不敢，快死之人哪裡擔得起大少爺的稱呼。」

王嫂子聽了，後背生出一層冷汗，她腦袋嗡嗡的，抬手就抽了自己一個嘴巴，「小人該死，胡說八道呢，絕對沒有詛咒少爺的意思……」

她怎麼能忘了，當年藥鋪生意不好，從掌櫃到夥計各有各的小算盤，是這位年紀輕輕的「大少爺」一頓整治，讓藥鋪扭虧為盈的。

就算沒有老爺的支持，人家也是主子，收拾她們這樣的下人，還不是輕而易舉？許長安吩咐青黛，「去把周管家請來。」

如果在以前，知道背後有人議論，許長安大概不會在意，頂多只查查「以次充好」，但今日親耳聽見，又目睹了她們對青黛的態度，她心裡明白，以她現下的處境，如果還想在許家好好生活下去，那必須彈壓，否則真當她人人可欺了。

周管家來得很快，他在路上已從青黛口中大致知道了事情始末，一看見許長安，他先恭恭敬敬行了個禮，「大小姐，身上的傷可好些了？」

許長安「嗯」了一聲，眼眸輕抬，「勞周管家掛念，一時半會兒還死不了。」

周管家神色如常，彷彿那只是一句再平常不過的話，他道：「小的這些天只顧著忙，做事不周。老爺出門前特意叮囑過，衣裳首飾、藥材器物，大小姐有什麼需要的，只管吩咐就是。」說著，他又掃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兩人，轉頭命令身後的小廝，「愣著幹什麼？還不快堵了嘴拖下去？」

小廝應下，動作極其麻利。

待他們都退下後，周管家才上前一步，問：「這兩個人，大小姐想怎麼處置？」

「你看著辦就是。」許長安倒也不在意具體怎麼處罰。她猶豫了一下，輕聲問：「我爹臨走前，真的叮囑過你？」

周管家笑了笑，「老爺嘴上沒說，但心裡定然是這麼想的。」

許長安抿了抿唇，心想，那就是沒有了。

她雙目微闔，「知道了，今日之事，辛苦周管家了。」

「不敢不敢，是小的先前失職，還請大小姐不要怪罪。」周管家連忙施禮，想了想，又溫聲道：「大小姐不用把那些狗屁話放在心上，不管怎麼說，您都是老爺唯一的骨肉。」

許長安知道他是寬慰自己，笑了一笑，以作回應。

第二章 外頭來的哥哥

經此一事後，許長安在府裡的待遇似乎又好了起來。

這日午後，青黛忽然來報，「小姐，老爺回來了，請您去廳堂敘話呢。」

許長安心口一跳，不自覺緊張起來，「好，我這就過去。」她整理了衣衫，快步向廳堂而去。

剛一走進廳堂，許長安就看見了多日不見的父親，她整理了一下心情，上前行禮，「爹。」

許敬業神色和藹，「長安，妳的傷好些了吧？」

很普通的一句話卻讓許長安心裡一酸，她點了點頭，「嗯，好多了。」

「這就好。」許敬業歎了口氣，「我那天在氣頭上，說話難聽了一些，後來想了想，這事也不能全怪妳……」

許長安只覺得暖流一絲一絲的從心底滲出來，這一段時日的委屈、擔憂、懊惱、不甘……彷彿在一瞬間被沖刷個乾乾淨淨。

「對了，有個人妳還沒見過吧？」許敬業提高了聲音，「承志，進來見你妹妹。」

許長安有些懵，承志是誰？

許敬業話音剛落，就有腳步聲響起。

許長安回頭看去，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逆著光走了進來，這人一身粗布衣衫，高高瘦瘦、白淨靈秀。

許長安沒細看其五官，只瞧了一眼就重新看向父親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心頭忽然湧上一種不祥的預感。

許敬業含笑的聲音近在耳畔，「長安，我給妳介紹一下，這個是妳的兄長。」

彷彿是一道驚雷，震得她瞪大了眼睛，疑心自己聽錯了，許家只她一個孩子，哪兒來的兄長？

「兄長？」許長安很快想到了一種可能，難道是親戚？也不對啊，在她的記憶中，各家親戚中可都沒這號人物。

「對。」許敬業含笑點頭，給予肯定的答覆，「他應該比妳大一些，是兄長。」

說著他又伸手招呼那個叫承志的少年，「快，過來見你妹妹。」

少年聽話依言上前，認真施了一禮，聲音乾淨清冽，「妹妹。」

許長安並不受他的禮，更不還禮，她著痕跡地後退半步，直到此時，她才留神細細打量這個突然出現的所謂的「兄長」。

此人年紀甚輕，面容偏瘦，長相斯文白淨，氣質溫潤清雅，縱然許長安不清楚他的來歷，也不得不承認一句，這是個清靈俊秀的少年郎。

許長安從小到大，認識不少人，容貌俊美者也見過幾個，但是眼前這個少年給她的感覺卻不大一樣，他的眼神看上去格外的乾淨。

見女兒站在原地，遲遲不還禮，許敬業有些急了，他皺眉，低聲催促，「長安，不得無禮！」

許長安微微一笑，神色如常，她出言解釋道：「不是無禮，只是我不知道這是哪家的親戚，怕認錯了。」

與此同時，她心裡早掠過了種種猜測，卻都被她一一駁倒。

「什麼親戚？不是別家，就是咱們家的，是我兒子，妳兄長。」

許長安驚訝，眉心微蹙：「咱們家？您的兒子？您……在外面有外室？」

知道她不是兒子後，急急忙忙地出門，就為了接他回來？也不對啊，如果父親在外面另有一個家，只怕母親去世時就給接回來了，又怎會等到現在？

許敬業沉下臉，「胡說八道！什麼外室？我要是真有個外室就好了！」下一刻，在面對那個叫承志的少年時，他又換上了一副笑臉，溫和又慈愛，「承志啊，你先跟周管家去休息一會兒，我和你妹妹有話要說。」

「好。」承志答應一聲，也不多話，從容離去。

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不見，許敬業才將視線轉回到女兒身上，一回頭就見女兒正幽幽地看著他，不知已看了多久。

兩人目光相對，許敬業不知為何有一瞬間的心虛，他按了按眉心，語重心長地道：

「妳聽聽妳剛才說的是什麼話，妳是女子，以前就算了，以後切莫再把『外室』這樣的字眼掛在嘴上，還有妳這打扮——」

許長安面無表情打斷他的話，「爹，打扮以後再說，能不能先告訴我。您這個『兒子』到底是誰？從哪兒來的？」她遲疑了一下，又問：「他，真是您兒子？」

她仔細回想了一下，那人和父親的相貌並無任何相似之處。

沉默了片刻後，許敬業歎了口氣，緩緩說道：「妳既然問了，我不妨告訴妳。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動過納妾的心思，當時並不是一時興起，而是我遇上了一個人，想把她迎進門。她知道我有家室，起初不同意，我只好說，妳娘一直沒生育，妳娘也支持我納妾，她才點了頭，後來的事情妳也知道了……我們再也沒見過面……」

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，也是他心裡的一大遺憾，看著女兒的面容，跟妻子年輕時有幾分相似，他一時間有些恍惚，不禁想起當時的種種情形，忍不住感歎，若他當年態度強硬一些也不會有今日之事。

在他看來，他為了「兒子」付出太多，這也是他驟然得知被欺騙後，憤恨責怪甚至遷怒女兒的一個重要原因——他原以為犧牲是值得的，卻沒想到不但錯失真愛，還斷子絕孫。

然而許長安和父親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，她長眉微蹙，「所以您去找她，發現她給您生了個兒子？」

正沉浸在傷感情緒中的許敬業聞言瞪了女兒一眼，「什麼生了個兒子？我跟她之間清清白白，從未越雷池一步。」

「哦。」許長安隨口應著，卻更費解了，所以這兒子是哪兒來的？

「我前些天出門散心，想著去看看她，本來以為她嫁人生子了，可能多有不便，可到那兒才知道她已經油盡燈枯……」許敬業停頓了一下，眼神微黯，「而且她竟然終身未嫁。」

得知舊日戀人終身未嫁，他下意識就覺得是因為情傷，是因為自己的緣故，這讓他自責之餘，還隱隱有些感動和自得。

許長安點頭，對父親的舊情不感興趣，她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，「那這個兒子……」

「承志是她生前撿的，剛撿到的時候，可能是受了傷，一直昏迷，前不久才醒，醒來後連自己的姓名來歷、父母宗族都不記得了，也沒能找到家人。她臨終前放心不下，把承志託付給了我，我想乾脆就收他為子，讓他承嗣，妳意下如何？」許敬業用商量的口吻問女兒。

他在學醫製藥、經營藥鋪方面都沒什麼天賦，從「兒子」幫忙打理後，他就經常詢問其意見，這會兒習慣性地問出口了。

許長安眨了眨眼，一句「不如何」幾乎就在嘴邊。

她難以置信，甚至有點懷疑父親在說笑，「您要以他為嗣子？」

許敬業含笑點頭，「是。」隨即，他又感歎，「當年若是沒有妳母親的反對，只怕我兒子也有這麼大了吧？不過這也可能是天意，老天不忍心我絕後，用這種方式給我一個兒子。」

說著，他頗覺唏噓，但對眼下這情況也算滿意，連先前對女兒的責怪之情也漸漸淡了一些，「以前的事，咱們就不說了，不過以後妳就不要再拋頭露面了，等妳傷好以後，在家學點女紅針黹，學著好好做女人……」

許長安卻只覺得胸前一陣窒悶，堵得她難受，她臉色難看，定定地望著父親，「爹，您說過，我適合學醫，我還想去藥鋪。」

許敬業聞言，面色微沉，「妳還去藥鋪幹什麼？真把金藥堂當成妳的了？祖宗遺訓都忘了？妳是要嫁出去的人，家裡的產業怎麼能讓妳繼續插手？」

許長安抿起唇，胸口生起一股無名火，夾雜著酸楚和不甘。

她幾乎是脫口而出，「為什麼不能插手？以前不就是我管的嗎？我可以不出嫁，可以一輩子留在許家，以後招贅、過繼都行。」

她看著金藥堂慢慢起來，重新打出名聲，現在卻被一腳踢開，就僅僅因為她不是兒子？這令她無法接受。

許敬業耐著性子道：「我自己會過繼嗣子，不需要妳招贅，也不用妳留在家裡做老姑娘，妳只管安心待著，過幾天會有人來看妳……」

父親態度堅決，不容辯駁，許長安心內生出濃濃的失望，「您寧可把家業交給一個外人，也不肯給您唯一的女兒？」

聽到這話，許敬業佛然不悅，「什麼外人？那是我要過繼的嗣子。」

「爹，姓名來歷、人品性格，您一概不知就要以他為嗣？您不覺得太草率了嗎？」

許敬業的耐心終於告罄了，他原本十分得意的決定在女兒這裡，得到的居然不是誇讚，而是接二連三的反對和質疑，這使他身為父親的權威再一次受到了嚴重挑戰。

他羞惱而憤怒，先前被他強壓下的情緒重新翻湧上來，他擰眉，口不擇言地道：

「草率？我這輩子做的最草率的一件事，難道不是把妳當成了兒子，被妳和妳娘那個妒婦合夥騙了十幾年嗎？但凡我有個親生兒子，又何至於去過繼嗣子？妳害得我沒了兒子，還想讓我死後也斷了香火是不是？我是造了什麼孽，生了妳這麼個女兒！」

這話不可謂不誅心，連她已經去世五年的亡母都被拉了出來，許長安對父親一向敬愛孺慕，否則也不會危急關頭以命相護，在失望神傷籠罩之下，她怒火蹭蹭的點燃，下意識就想反擊。

她的神色異常平靜，甚至還笑了笑，「不敢，我其實是希望爹爹能有親生兒子繼承香火的，爹爹今年不過才四十有五，正是春秋鼎盛的年紀，再續娶一房嬌妻，何愁沒有親子？過繼的終究不是親生。」

許敬業不清楚女兒是否瞭解他的身體狀況，但他心裡很清楚，他這輩子都不可能再有子嗣了。

這話無疑是往他心口捅刀子，捅得他遍體鱗傷，可偏偏這種隱秘的事，事關尊嚴，他又不能說出來。

「妳——」許敬業臉色變了幾變，他胸膛劇烈起伏，嘴唇動了又動，鐵青著臉，指向門，「出去！妳給我出去！」

許長安眼眸低垂，行了一禮，「女兒告退。」

她剛走出廳堂，就聽到身後傳來瓷器碎裂的聲響，許敬業盛怒之下，將滿桌的茶具都掃在了地上。

許長安腳步微微停頓了一下，也不回頭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彷彿什麼都沒有聽到。她知道自己反擊成功，氣到了父親，但她並沒有覺得暢快，反而悶悶的，不大舒服。

現在是五月末，暑氣正盛，許長安行得極快，剛出廳堂沒多遠，就瞧見迎面走來兩個人，她看得分明，是周管家和那個叫承志的少年。

周管家她很熟悉，這些年基本不見他換打扮，明明年紀也不算很大，卻穿得老氣橫秋。而承志已換了一身衣衫，上好的雲緞，衣角袖口都有著精緻的竹紋，赫然是個風度翩翩的佳公子。

果然是「佛靠金裝，人靠衣裝」，方才在廳堂時，他看著還只是乾淨清爽，溫潤雅致，換了身衣服後，竟莫名地多了幾分貴氣。

看見他，許長安就想起自己方才和父親的爭執，對此人也生不出好感來。

須臾之間，兩人已到了跟前，周管家率先笑著打招呼，「大小姐。」

許長安同他關係不壞，當即頷首致意，「周管家。」

承志也笑了，黑漆漆的眸間蘊滿了笑意，「妹妹。」他神情溫和，語氣親近，舉止斯文，看著挑不出一絲錯來。

然而許長安只輕輕抬了抬眼皮，面無表情，聲音冰冷地道：「別叫我妹妹，我娘只生了我一個。」

彷彿是兜頭澆了一盆清涼涼的水，氣氛驟然冷了下來，說完也不管他作何反應，逕自往前走。

承志臉上的溫柔笑意慢慢凝滯，他記憶不多，但明顯的不喜還是能感覺到的。

周管家看他神色不對，連忙說道：「少爺不要多想，興許是天氣熱，大小姐心情不好。」

少年唇線緊抿，這樣的解釋沒能說服他，不過面對一臉和煦笑容的周管家，他還是笑了笑，「這樣啊。」

似乎是接受了周管家的說辭，可他心底的失落卻怎麼也消散不了，這是有記憶以來，第一次感受到明晃晃的討厭。

他不想被她討厭。

許長安剛一回到院子，還沒進房間，就斜刺裡跳出一個人來，高聲尖叫，「啊啊啊——妳、妳怎麼真是女人啊！」

眼看著要撲進她懷裡，許長安後退一步，同時伸手將其隔開，「茵茵，妳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對面的小姑娘也就十四五歲年紀，身形窈窕、眉目姣美，雖然被格擋開了，但她的手仍然緊緊攥著許長安的衣袖，紅撲撲的臉上掛著成串的淚珠。

許長安摸出一條帕子遞給她。

陳茵茵直接揮手打開，「我不要！」

聽到動靜，青黛急急忙忙趕來，輕聲央告，「表姑娘，小心一些，我們小姐傷還沒好呢。」

陳茵茵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失態，她一把擦掉眼淚，見「表哥」正無奈地看著她。她抽抽噎噎的，「表……」她知道該改口叫表姊了，可這聲表姊怎麼也喊不出口，她只好問：「妳、妳的傷嚴重嗎？」

「好些了。」許長安領著她進了房間，「外面熱，咱們進去說話。」

不再刻意遮掩後，許長安恢復了原本的聲音，不夠嬌媚，但也清潤悅耳。

兩人離得不遠，陳茵茵聽著她的聲音，又看看她不再束胸後微微隆起的胸膛，不得不承認「表哥」不是「表哥」，而是「表姊」這一事實。

青黛給她們上了茶水。

許長安招呼她用茶，又輕笑道：「妳也是，回來也不提前說一聲。妳們家老夫人身體還好？」

陳茵茵捧著茶杯，呆愣愣的，「都好。」說著話，她眼圈又紅了。

她母親去世後，父親續娶，後來繼母有孕，胎象不穩，有人說是她的八字與之相沖，父親和繼母就商量著要把她送到郊外莊子去躲避，遠在湘城的「表哥」聽說此事，同舅舅一起，上門把她接了過來。

這一住就是數年，期間，她也只有在父親去世時回家過。

在她心裡，「表哥」無疑是有著特殊地位的，她整日待在內宅，所認識的男子裡，沒有人比表哥更俊美更體貼，她怎麼可能心裡一點漣漪都沒有？

誰知道她只不過是回家了幾個月，回來就聽說「表哥」變成「表姊」了？

這讓她一時半會兒怎麼接受嘛！

陳茵茵忍不住問：「所以，外面的傳言是真的？妳真的跟我一樣，是個姑娘？」

人人都這麼說，她自己也看到了，可她還是想聽「表哥」親口承認。

許長安沉默了一瞬，認真回答，「是，我跟妳一樣，是個姑娘。」

陳茵茵的眼圈再度紅了，淚珠在眼眶裡滾來滾去，可她傷心難過之餘，竟有一種名為心疼的情緒瀰漫上心頭，從小被迫扮成男子，又猝不及防被揭穿，「表哥」應該也挺難的吧？

陳茵茵吸了一下鼻子，「那……舅舅沒有責怪妳吧？」

許長安眸光微凝，「嗯？」

「我自己猜的啊，舅舅知道妳是個姑娘肯定不高興。可我聽說，妳是為他擋刀，才被發現不是男人的，所以他就算生氣也不會怪妳的，是不是？」陳茵茵忖度著問，大眼睛眨啊眨的。

許長安笑笑，心裡又酸又暖，其實她最初也這麼想的。

不想讓表妹擔心，她含糊說一句，「也還好。」低頭喝一口茶後，她轉了話題，「妳這次回來，小五沒跟妳一起嗎，怎麼不見他？」

小五是許長安的小廝，陳茵茵回家，路途遙遠，許長安不放心，就讓小五一路護送。

「一起的啊，他指揮著人幫我搬行李去了。」陳茵茵努了努嘴，「他倒是想跟妳回話，只是妳現在是大小姐，男女有別，他不敢貿然求見。」

許長安一聽這話就皺了眉，「我沒那麼多規矩。」她定了定神，「茵茵，妳一路奔波，想來也辛苦了，先回去沐浴歇息吧。」說著又吩咐青黛，「妳去看看小五忙完了沒有，讓他過來一趟，我有事找他。」

陳茵茵想和「表哥」多待一會兒，但見其神情嚴肅，當下也不敢造次，只得乖巧應下來，「好，那我先回去。」

青黛也領命離去。

過了約莫一刻鐘，小五的聲音在門外響起，「小五求見。」

「進來！」許長安站起身。

然而她只聽到重重的腳步聲，卻不見小五的身影。

許長安抬頭，隔著簾子看見小五就在門口，一步一挪，腳步極重，她心下納罕，「你在門口跺腳幹什麼？還不進來？」

「誼，來了！」小五應著掀開簾子。

夏天酷熱，青黛在地上灑了些水，降溫除塵。

水還沒完全乾，地面有些滑，小五僵著身體，腳下一歪，差點滑倒，還好扶住了門框才站定。

他朝許長安笑了笑，「少爺。」話一出口，他就想打自己嘴巴，來之前都想好了要叫「小姐」的，怎麼又喊的是舊日稱呼？

他連忙改口，「小……小姐！」

悄悄打量著小姐，雖然知道了對方是個姑娘，可直到此刻，他內心深處仍很難真正將其看作是表姑娘那樣的嬌小姐。

許長安今日穿的是窄袖長袍，頭上半點珠翠也無，只有一根素白玉簪綰髮，臉上更是不施脂粉。

看了一會兒後，小五才後知後覺意識到自己失禮了，他也學過一點規矩，知道作為下人是不能直視夫人小姐的，可他之前還強行拉過小姐的手，哭求著抱過她小腿……

小五不敢回想，一張臉皺成一團，抬頭看天，低頭看地，就是不直視許長安。

見他這麼一副姿態，許長安蹙眉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知道我不是少爺，連見我都不屑嗎？」

「不不不。」小五連忙擺手，「小五怎麼敢有這樣的心思？少爺對我有救命之恩，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這條命就是少爺給的，我只是……」

他也說不出個「只是」來，乾脆斬釘截鐵地道：「反正不管少爺是男是女，我都

永遠聽少爺的。上刀山、下油鍋，都在所不辭。」

小五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農家，家裡兄弟姊妹共有八個，他排在第五，四年前他生了一場病，家中無錢可醫，乾脆放棄，任他等死。

其實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，只是家裡孩子多，每個人都要張嘴吃飯，湊不出銀錢來給他治病，他知道，也理解，但知道自己被放棄還是忍不住難過。

不過他沒死成，金藥堂的少東家救了他，從那以後，他決定跟著少東家，為了使其同意，他死乞白賴，甚至不惜下跪，抱著人家小腿哀求，最終成功留在其身邊。想到那些舊事，小五不免臉紅耳熱。

許長安擺手道：「行了行了，我不用你上刀山下油鍋，只要你還跟以前一樣忠心於我就行了。」

小五想也不想就說：「這是自然。我還是那句話，小五這輩子，永遠追隨少爺。」

點一點頭，許長安緩緩問道：「我爹帶回來一個人，你見過沒有？」

「沒見過，不過有聽說。」小五一向消息靈通，「老爺準備收他為嗣子，讓大家都叫他少爺呢。」

許長安眼眸微眯，唇角輕揚，「是啊，不過收嗣子嘛，可不是一句話就能成的……」爹不是想讓那個人做嗣子嗎？她偏要讓他做不成。

第三章 試煉通過獲認可

在本朝，過繼嗣子是很嚴肅的事情，需要宗族和官府的共同認定，尤其是這種非同姓之間的過繼，更是要求兩個宗族達成一致意見。

許家的根不在湘城，是一百多年前從外省遷過來的，這百十年中，跟老家那邊的聯繫不多，但過繼這樣的大事，想讓人挑不出錯來，還是得知會一聲，畢竟有了宗族的契約、親友的認可後，官府那邊才肯出具文書正式承認。

「本家那邊不急，我派人去通知就行。」許敬業思忖著這不是什麼難事。

雙方來往不多，本家那邊應該也不會太干涉他的子嗣選擇，況且他還可以給一些好處，宗族這裡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。

「只是你沒有父母家族，到底是有些不便。」許敬業停頓一下，隨即又換上笑臉，

「不過也沒關係，我請一些老友見證就是了，想來大家都樂於幫這個小忙，反正對他們又沒什麼損失。等雙方談妥後，我就選個黃道吉日把這事定下來，正式收你為子。你沒意見吧？」

承志神色平靜，「一切聽從義父安排。」

他從有記憶開始就住在一個小山村里，前塵往事一概不知，是崔姑在照顧他，後來他舊傷復發，崔姑去世，義父救了他，又幫忙料理了崔姑的後事。

義父對他有大恩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讓他入嗣許家，養老送終，他不能不答應。

對於承志的聽話配合，許敬業非常滿意，這比故意氣他的女兒強多了，果然是老天賜給他的兒子。甚至有一瞬間，他腦海裡湧上一個念頭，承志這個名字是不是取得不好？是不是該叫天賜才對？

當然，這念頭也只是一閃而過。

「明天我就帶你去藥鋪。」許敬業伸手欲拍義子的肩頭，忽然想起來，對方不喜

歡被碰觸身體，就又收回手去，「提前熟悉一下咱們家的產業，也多認識幾個人，畢竟這將來都是要交到你手裡的。」

承志點一點頭。

次日天剛亮，許敬業就帶著義子前往永南街，他指著街市的藥房，志得意滿地道：「這些藥鋪裡的藥，好些都是咱們金藥堂製的，走，先去鋪子裡看看。」

他迫不及待想讓旁人知道，他香火沒斷，他有子嗣繼承！

老爺一大早帶著新來的少爺去金藥堂的事情早在許家傳開了，許家不算大，人也少，消息傳得快，從大小姐身分被發現開始，很多人都在持觀望態度，如今聽說老爺倚重新少爺，都尋思著大小姐的地位只怕更不如以前了。

陳茵茵早餐都顧不上吃，梳洗過後就來找許長安。

人還沒到，話已先至，「表哥——」

許長安正在用早膳，看見突然闖進來的表妹，她抬眸輕笑道：「妳慌裡慌張的做什麼？早飯用過了不曾？若是還沒吃，就坐下來跟我一起吧。」

「妳還有心情吃早飯呢！」陳茵茵掃了一眼桌上的清粥小菜，氣呼呼地坐下，她小心翼翼打量著許長安，試探著輕聲問：「我聽人說，舅舅很生氣，昨天還打妳了？」

她以為舅舅知道「表哥」是個姑娘後，會心疼憐惜呢。

許長安搖頭道：「怎麼可能？妳聽誰胡說的？我身上傷還沒好，他再生氣，也不至於打我。」

陳茵茵愣了愣，「所以說他還是很生妳的氣啊。我、我聽說舅舅從外面帶回來一個人，說是要收為嗣子，今天還帶著去了藥鋪，妳、妳也知道了吧？」

「嗯。」許長安眼眸低垂，輕輕放下手裡的竹筷，「我知道。」

陳茵茵話一出口，有點懊悔，試著安慰，「哎呀，表哥，妳不要難過了，反正舅舅沒有兒子，早晚都是要過繼的，只是舅舅也太心急了一些，這樣大的事，連等妳傷好都不肯……」

「為什麼早晚都要過繼？」許長安聲音極低，眉目微冷。

難過嗎？倒也不至於，只是不甘罷了，她比男子差在哪裡了？

陳茵茵沒聽清，繼續說：「以前舅舅最疼妳了，這次也不會氣太久的。不過我覺得妳可以找個機會，適當地服個軟，畢竟以後還要指靠他們的，其實有個娘家兄弟也挺好的，出嫁以後有人撐腰……」

她搜腸刮肚的安慰，卻不知道她的「表哥」，心裡想的卻是另外一回事——也不知金藥堂那邊怎麼樣了。

許敬業帶著義子最先去的就是位於永南街的金藥堂總店，這是許家祖上在湘城開的第一家藥房，臨街的為店鋪對外售藥，後面的院子是製藥的作坊。

「金藥堂」三個燙金大字已有上百年歷史，是由許家祖上親筆手書，藥店兩旁，

鐫刻著一副楹聯：修合無人見，存心有天知。

還沒進去，就有藥草氣味撲鼻而來。

許敬業皺皺鼻子，重重咳嗽一聲，這麼多年了，他還是不喜歡藥的氣味。

金藥堂內乾乾淨淨，牆上藥櫃裡各種藥名目清晰，整整齐齊。

大清早，來看診買藥的人不多。

聽到動靜，帳房、夥計，乃至坐診的張大夫都抬起頭，「原來是東家來了。」

許敬業笑著點頭，「嗯，諸位辛苦了。都在忙著呐？」

「這會兒還不忙。東家，聽說上個月少東家受傷了，現在傷勢怎麼樣了？」頭髮花白的張大夫自几案後走了出來。

張大夫姓張名萬里，老東家還在世時他就在金藥堂了，許敬業當家後，生意大不如從前，他也堅守著。

他是金藥堂資歷極深的老人，平日裡許敬業和許長安都敬他三分。

他精通岐黃之術，算得上許長安的師傅，其實他很早就猜到「少東家」是女兒身，不過許家既然說那是「少爺」，那他就當做是「少爺」，其餘一概不問。

四月二十八那天，張大夫不在藥王廟，不曾親眼目睹，但外面傳得這麼厲害，他自然也有所耳聞，更何況他已有一個月不見少東家的身影了。

許敬業收斂了笑意，「勞張大夫惦記，好些了。」

「這位是……」張大夫指了指承志，視線在其身上梭巡一周。心想，生成這樣，果然如小五所說，一看就不是個勤奮踏實的。

許敬業等的就是這一句，他不著痕跡地挺了挺胸膛，聲音也不自覺提高了一些，

「啊，正要給你們介紹呢，這是我新認的兒子，從今日起，就由他接替長安的位置，忙藥鋪的事。他年紀小，沒經驗，還請各位多多照看了。」說著他又伸手招呼，「承志，來，給大家行禮。」

張大夫將身子一避，口中連稱不敢，略一停頓，他遲疑著問：「接替少東家的位置，那少東家……」

提到女兒，許敬業輕輕歎一口氣，「各位想必也聽說了長安是女兒身之事，先前家裡沒人，她不得不幫著打理家業，如今我有嗣子，她有兄長，她年紀也大了，怎麼還能讓她繼續拋頭露面，在外辛苦？」

「我就想著讓她在家好好養傷，找個不錯的人家嫁了也就是了，至於鋪子嘛，自然還是要交到兒子手裡的，大家都是幾十年的老熟人了，以前怎麼對長安，以後也就怎麼對承志吧。」說罷，他衝他們點一點頭，帶著承志就要往後院製藥的作坊去。

此時沒有病患，張大夫和孫掌櫃相互交換了一個神色，乾脆跟了上去。

「東家。」張大夫正色開口，「您說的事只怕不容易做到。」

「什麼不容易？」許敬業不解。

張大夫嘿嘿一笑，慢悠悠地道：「您要收嗣子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咱們不干涉。不過，讓他接管金藥堂，只怕還得考慮考慮。」

聞言，許敬業的臉色沉了下來，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張大夫向上拱了拱手，神情嚴肅地說：「祖師爺在上，咱們製藥不同於別的行當，須得內行人才行吧，少東家自小學醫，踏實肯幹，這幾年帶著咱們，把金藥堂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湘城百姓提起來，沒有一個不稱讚的。」

他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承志，只指了一下，「至於這位少爺，咱們不熟悉，敢問他可也是學醫之人？」

承志搖頭，如實回答，「不，在下不曾學過醫術。」

許敬業皺眉道：「沒學過醫怎麼了？沒學過醫就不能經營藥房了嗎？」

他自己就是半路學醫，這麼多年也只能勉強算是粗通藥理，他隱約覺得，張大夫這話，是在貶低承志，也是在暗諷他。

「不是不能，只是還請東家看在製藥涉及人命，念在金藥堂走到今天實屬不易的分上，慎重考慮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少東家的位置，還真不是誰想頂替就能頂替的。」張大夫並不退讓。

許敬業臉色難看極了。

張大夫還要說話，卻被孫掌櫃輕輕拉了一下衣袖。

孫掌櫃笑道：「東家，張大夫沒別的意思，可東家久不管事，興許是忘了，金藥堂很多事都由少東家負責，東家想讓這位少爺接手，只怕還得少東家過來親自交接才行。」

許敬業面子受損，當即揮一揮手，吩咐隨行的小廝，「那就回家把大小姐請過來。」

「是。」小廝領命而去。

許敬業掃了張大夫一眼，涼涼說道：「雖然說這兩年我不怎麼管事了，但有她老子在，這金藥堂還輪不到她許長安當家。」

他何嘗不知道，在這幾個人心裡，只怕女兒說話比他更有分量一些。

張大夫只當沒聽見，也不說話。

孫掌櫃則在一旁打圓場，「東家，消消氣。張大夫也不是這個意思，他在金藥堂幾十年了，他是什麼樣的人，您還不清楚嗎？他把金藥堂看得比自己家還重。」

負責製藥事宜的姜師傅也跟著幫腔，「是啊，咱們金藥堂這些年發展挺好的，您突然帶了一個不懂醫術的人接替少東家，不大妥當吧？再怎麼著，也得先看看有沒有這個能力啊。」他心說，雖是您祖上的產業，可也不能使勁兒的作踐啊。

這也是金藥堂的老人了，說話有些不客氣。

許敬業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衝口而出，「誰說承志沒能力了？他以前是沒學過，可不代表他以後也學不會！」他說著轉向義子，「承志，你說呢？」

承志一直安靜站著，此時問到他頭上，他才開口道：「義父說的是，我確實可以學。」

「這東西也看天賦，不是輕飄飄的一句可以學就行的。」張大夫依然沒有好臉色，又小聲嘀咕，「當年東家也說可以學。」

許敬業假裝沒聽到後半句，不停地對自己說，這是金藥堂的老人了，功勞不小，沒有他們，只怕金藥堂十年前就撐不下去了，要多忍耐。

承志則笑了一笑，朝張大夫施了一禮，認真而恭敬地詢問，「那，敢問張大夫，

如何判斷有沒有天賦？」

張大夫嘿嘿一笑，「金藥堂以製藥售藥為主，作為未來的當家人，不說精通醫術，至少能認藥、製藥吧？」

孫掌櫃、姜師傅等人齊齊點頭，低聲附和。

許敬業心中想說他們無理取鬧，但他記得清楚，自己剛接管金藥堂時，確實連基本藥材都不懂，鬧了不少笑話，所以他連反駁都沒有足夠的底氣。

張大夫繼續說道：「也不要求太難的。給你一刻鐘，只要能記下十種藥材，就算你在學習製藥方面有些天賦，怎樣？」

「你這不是為難人嗎？」許敬業當即反對，「一刻鐘的時間太短了。」

「不短了，少東家八歲就能做到，這位少爺難道還比不過一個八歲的小姑娘嗎？」

許敬業皺眉，聲音極低，「這怎麼能比？長安八歲時，都學醫好幾年了。」

然而承志毫無懼意，他微一凝神，拱手行禮，神情動作落落大方，「好，在下願意一試。」

許敬業要阻止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這幾日天氣好，院子裡的地面上擺放著需要晾曬的草藥，屋簷下也有需要陰乾的藥材。

張大夫低聲吩咐了夥計一通，夥計點一點頭，自去準備。

而張大夫則就地取材，指著地面的藥材開始介紹，「苧麻葉，味甘、微苦，性寒，有止血解毒之功效……」

他語速不快不慢，講的甚是清晰，時間把握得極好，十種藥材，不多不少，將將用了一刻鐘。

許敬業暗暗著急，尋思著這根本就沒給人熟記的時間，分明是故意為難人。

而承志卻不慌不忙，走到第一味藥材前，「苧麻葉——」

他剛說了三個字，張大夫便板著臉孔出言打斷，「像少爺這般是背藥材，而不是認藥材。」

他揮一揮手，當下就有幾個夥計，捧著沒有標誌的藥匣快步上前。

張大夫笑了笑，朝承志做了個「請」的手勢，「少爺，請吧。還是那十味藥材，勞煩少爺一一分辨。」

與剛才相比，難度無疑升級了。

許敬業忍不住低斥一聲，「張大夫，你這分明是有意刁難！」

張大夫只是微笑著搖頭，「不敢不敢。」

承志對許敬業露出一個安撫性的笑意，「義父別急，我願意一試。」

方才他意識清明，精神高度集中，張大夫每教一種藥材，他就在心裡默記一遍，一刻鐘內強行記下所有，若是改天再考核，他很可能會認不全，但如今當場考校，對他來說還真不是特別難的事情。

承志走到藥匣前，看、聞、仔細辨認，關於藥材的記憶在腦海裡格外的清晰。

他十分篤定，氣定神閒，語速不快不慢，「肉桂，味辛、甘，性大熱，有補火助

陽，引火歸元，散寒止痛，溫通經脈之功效……」

張大夫瞧了一眼，心下微驚，輕「噫」了一聲，心想，說的倒是分毫不差，且往後看。

第二個藥匣是紫珠葉。

「紫珠葉……」

第三個是川芎、第四個是牡丹皮……

十個藥匣、十種藥材，順序被打亂，形態也與晾曬時不大一樣，只學了一遍就全都認了出來，而且各種藥材的藥性功能，與張大夫所說一字不差。

起初張大夫還能保持淡然神色，到了後面，他臉上笑意越來越重，甚至內心深處擔憂承志一時記錯。

待第十種藥材說出來，張大夫神情嚴肅地問：「你以前真沒學過醫術，也不認得藥材？」

「我沒有之前的記憶。」承志坦誠回答，「這裡面的大多數藥材，對我而言是第一次聽說，也是第一次見到。」

張大夫與孫掌櫃對視一眼，驚歎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果真是有天賦。雖說以前沒學過，可只要勤奮好學，假以時日，必成一代名醫……」

孫掌櫃也點頭，口中卻道：「少東家也能。」

姜師傅卻不以為然，「唉，少東家畢竟是女子，這個其實就不錯了……」

幾人低頭合計一番。

許敬業得意極了，沒想到承志還有這本事。他哈哈一笑道：「怎麼樣？我這個兒子找得還不錯吧？」

張大夫歎一口氣，「確實不錯，東家好福氣啊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餘下孫掌櫃、姜師傅以及各個圍觀的小夥計們齊齊道賀：「東家好福氣。」

許敬業甚是自得，哈哈大笑。

承志心情也不錯，他視線微微掃過，不經意間，看見院子門口，他那個「妹妹」正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裡，不知已站了多久。

此時還不到巳正，日頭就已經有些曬了，陽光照在小姑娘容光絕艷的臉上，她的肌膚白得彷彿透明一般。

這院子裡的人們都在笑，而她的臉上毫無笑意。

她的衣飾比較奇怪，像男裝又像是女裝，寬大飄逸，越發顯得她身形纖瘦，彷彿風一吹就能乘雲而去。

承志看見了她的眼睛，黑漆漆的眸底瀰漫著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。

兩人目光相對，她竟唇角微勾，露出一個奇怪的笑。

承志愣住了，他沒有記憶，但對情緒的感知卻異常靈敏，他猛然意識到，這絕不是歡喜，這是自嘲，或者是譏諷。

方才生出的滿腔喜悅驟然被打斷，心口似乎被刺了一下，一種陌生、難以描述的感覺倏地纏上了他的心臟，微微顫慄。

小廝來傳話時，許長安已用過了早膳。

傳話的小廝口齒伶俐，三言兩語大致說了事情的緣由。

許長安眼眸低垂，並不十分意外，只輕輕說了一句，「稍待，容我更衣。」

父親要過繼那個叫承志的人為嗣，還想讓其接手金藥堂，她不願意，自然不會毫無動作。

一方面她讓小五使人去陳州老家，另一方面，她也私底下向金藥堂諸人傳遞了消息，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。

她在金藥堂數年，與眾人關係不錯，得知東家要讓一個來歷不明不通醫術的人取代她的位置，那些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反對，畢竟金藥堂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於公於私，大家都盼著它發展得更好。

許家宅院與金藥堂總店相距不算太遠，許長安傷口尚未痊癒，乘馬車而至，不過也才一刻鐘左右。

她下了馬車就直奔店內，此時，只有一個夥計在看店。

見她進來，夥計怔了一瞬，連忙打招呼，「少……大小姐。」

「嗯。」許長安點一點頭，問，「他們都在後院？」

「是呢，都在裡頭。」

許長安也不多待，掀開簾子，穿過走廊，徑直往後院而去，還未走到後院門口，她就聽到了張大夫等人的誇讚「果真是有天賦……」。

她腳步微微停頓了一下，心裡忽然生出一種不祥的預感來，再走數步後，她站在了後院門口。

父親的得意、眾人的道賀……院子裡熱熱鬧鬧的，昨天還堅定表示，說絕不會支持這個嗣子的人們，此刻已然換了態度。

許長安只覺得諷刺。

突然間，有人注意到了她，是父親帶回來的那個承志。

兩人目光相撞，許長安無聲哂笑，而對方怔了一瞬，隨即，他咳嗽一聲，別開了眼。

張大夫等人察覺到了異樣，順著他的視線，也發現了站在院門口的人。

「哎喲」一聲，張大夫神色微變，臉上笑意全無，心裡頓時浮上絲絲愧疚。是他糊塗了，竟把這一茬兒忘了。

許長安自陽光下緩緩走了過來，視線掃過在場的金藥堂諸位元老。

今日心情好，又是在眾人面前，許敬業不計較女兒之前的衝撞，他輕輕哼了一聲，

「妳來啦？可惜妳來遲了，沒能看見，連張大夫都誇承志在學醫一道有天賦呢。」

許長安唇角漾起笑意，她笑容燦爛、語氣真摯，甚至有些誇張，「是嗎？這麼厲害啊。」

「那當然，我看的人能有錯？」許敬業神情自得。

承志卻暗道慚愧，心下赧然，他分明能感覺到，她不是在誇讚，他還記得張大夫

所說，一刻鐘內記下十種藥材，少東家八歲時就能做到了。而他雖然辨認藥材時表現得雲淡風輕，但他自己很清楚，這是短時間內強行記憶，並不是真的融會貫通。

似乎，他方才的表現確實沒什麼可高興的……

張大夫思緒轉了幾轉，清了清嗓子，補救一般說道：「不過東家，有天賦是一回事，有沒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，雖說這位少爺在認藥方面很厲害，但咱們也不能立刻就讓他接手金藥堂各項事宜。」

「是啊。」孫掌櫃像是忽然想起什麼，出聲附和，「總得先讓他各方面都熟悉起來再說，畢竟少東家當年也是從學徒做起的。」

不等許敬業表態，張大夫就又道：「東家，這位少爺還沒正式入嗣，不如就先讓他在藥鋪裡幫忙？搭把手、跑跑腿，熟悉一下，學學認藥、製藥，交接這麼大的事，也不急在這一時半會兒是不是？」

方才義子掙足了臉面，這會兒聽眾人的說法也算合情合理。許敬業沒再堅持，笑呵呵道：「這樣也好，是我太心急了一些。」

反正這些人已經接受承志了，讓他徹底接手不過是早晚的事情。

他們算是達成了一致意見，讓承志接替長安位置一事暫時延後，但是准許他先在金藥堂幫忙鍛煉。

許敬業心情大好，請姜師傅帶著承志去觀看製藥。

其實金藥堂這幾年重新打出名聲，靠的就是製藥，而不是賣藥。

承志答應一聲，隨姜師傅往製藥坊去，行了數步後，他忍不住偏頭去尋找那個身影。

可惜張大夫和孫掌櫃正在跟她說話，這兩人遮住了她的大半身形，他只看到了她右邊的側臉以及她烏黑秀髮上的白玉簪。

陽光照在白玉簪上，微微有些晃眼，他迅速收回視線，加快腳步，跟上姜師傅。

金藥堂的製藥坊很大，收拾得很乾淨，依然瀰漫著奇怪的味道。

製藥的工人正忙碌著，完全無視剛進來的幾個人。

「那是在做什麼？」許敬業隨手指了一下，問姜師傅。

姜師傅看了一眼，回答道：「東家，那是在炮製附子。」

「哦，附子我知道，有毒是吧？」許敬業來了點精神。

「是，附子本身有劇毒，但祛除毒性，經過炮製，附子就是補火助陽、散寒止痛的良藥。東家，咱們金藥堂採用的是水火共製之法來炮製附子……」

姜師傅認真介紹，而許敬業按了按鼻尖，他實在是難以忍受藥的氣味。

姜師傅看在眼裡，笑了笑，「要不，東家還是出去走走吧，這裡烏煙瘴氣的。」

「嗯，那行吧，既然你都這麼說了。」許敬業「勉為其難」地先行離去。

看了一眼面色平靜、認真觀摩的承志，姜師傅一笑道：「你跟東家不像，倒是跟少東家第一次進製藥坊時差不多。」

承志一怔，眼皮微動，「少東家？」

「對啊，就是大小姐。她第一次進製藥坊時才這麼一丁點高，東家那幾年不大管事，藥鋪生意不好，製藥這一塊也不怎麼上心。可少東家不一樣，她很小就說，金藥堂要想做大，還是得靠製藥，別看她年紀不大，她沒少在這方面下功夫……」說著，姜師傅慨歎一聲，「可惜了，她是個女娃娃。」

承志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不由得想起她那個奇怪的笑來。

他心想，她今天又不高興了，他幾次見她，她好像都不高興。

CrescentFamily